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七回 遇賢媳虺蛇難犯 遭悍婦狼狽堪憐

今日姑，舊時婦，也曾他人簷下低頭過。倘遭兩暴兼雷怒，你在當年，抱痛無門訴。幸這番，高堂坐，異姓孩兒向你膝前舞。怎忘卻身嘗苦楚，放出毒來，沒有活路。

從來說：不癡不聾，難做主人翁。為父母的，就是兒子媳婦，果然不能孝順，也要好好的教訓他，見仍舊不肯改時，也不要打，用罵。就是用打用罵，打罵過了，仍需要好好的教訓他，這才是做父母的道理。那有好好的兒子媳婦，卻只管到豆腐裡去尋取骨頭。還有一班沒見識的，道兒子是自己產下，總是好的，卻只在媳婦身上，去求全責備。分明一個趙五娘，倒算做了極不賢的忤婦，他一時做你媳婦，怕不受了那番磨折，卻是天地祖宗，都不快活，也定要再把個果然忤逆的，來叫你試嘗滋味。

明朝萬曆年間，湖廣長沙府地方，有個姓李的，叫李右文，是個秀才。娶妻黃氏，生下兩個兒子。大的名喚成大，小的名喚成二。

那年成大有□八歲，兄弟成二，也有□歲。李右文病起來死了，遺下些田產，盡可過得。等到三年服滿，黃氏與成大娶了個媳婦胡氏，小名喚做順兒。

那黃氏性情，極是兇悍，李右文在日，不知受了他多少苦。這番做了個婆婆，便把那挾制丈夫的手段，來凌虐媳婦。

順兒是個極有婦德的，性格溫和，諸事不曾有半點違拗。

黃氏見他低頭伏小，倒越發放出大勢來，百常日子，從不曾和顏悅色對了他，只是氣烘烘一副討債面孔；也並沒有好聲口，動不動罵上前也不知是什麼來由。

順兒卻毫無怨，只是一團和氣，守著他做媳婦的規矩。每日清晨，天色還未大明，便梳好了頭，打扮得端端正正的，到婆婆處，問夜來可好睡。

一日，正值成大感了些風邪，發了個把寒熱，黃氏見順兒妝扮了來問信，罵道：「平日間，只管濃妝豔抹了，去迷弄丈夫，害得丈夫生病，如今還是這般打扮得妖妖燒燒的，可不是要催丈夫死了，卻再嫁人！」便罵個不住。

順兒見婆婆這般動氣，到了明日，便頭也不敢梳，簪珥也不敢插，穿了件隨常衣服，去問安。

黃氏見了，越發懊惱，道和自己鬥氣，便拍著胸脯大哭。又把頭向壁上撞去怨命，慌得順兒沒了主意。

那成大是極孝順的，便把妻子揪住頭髮，痛打一頓。黃氏方才息了些怒。從此愈加怪恨順兒。

順兒每日裡婆婆長，婆婆短，恭恭謹謹去奉事他，他總道不好，絕口不與順兒交談半句話。

成大見母親這般不喜歡順兒，便移被褥到書房內去睡，日裡也不再走進順兒房去和他說一句話，不過要順母親的意思。

黃氏心裡，卻仍舊不爽快。一日，黃氏坐在中堂裡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為甚這般口渴，得杯茶吃便好。」

順兒在窗邊替婆婆漿洗衣服，卻不聽得，黃氏便惱起來，道他不肯把茶與自己吃，罵個不休。

順兒慌忙丟了手內生活，去打火來煎茶，泡了一盞，雙手奉與黃氏道：「婆婆，茶在這裡。」

黃氏接來，連杯子劈面擲去，幸得不曾打中他臉，可不頭都破了，卻已潑了一身。黃氏口裡罵道：「誰要你勉強強去燒這茶！你這些人，倒索性沒有了也罷，我眼裡只是見不得！」順兒那裡敢分剖半句兒。

成大在書房中，聽見裡頭吵鬧，走進來時，黃氏還指手畫腳在那裡罵。成大便對順兒道：「人家娶妻，專為奉事父母。你這般不能體貼婆婆，惹老人家動氣，我還要你做什麼。你快與我走罷，不要在這裡了。」

順兒淚流滿面道：「你可替我求婆婆，饒恕了罷。」

成大並不回言，只叫僱在家中燒飯的張媽媽，送他回去。

黃氏又在中堂內囑咐兒子道：「他今日不肯去時，我便著你把他活活打死。」

順兒沒奈何，只得同了張媽媽出門。他母家在湘潭，離長沙有一百里路。張媽媽去叫了一隻認得的小船，扶順兒下船去。順兒在船裡哭道：「我做媳婦，不能奉事得婆婆快活，那裡還有面孔，去見爹娘。倒不如死了罷。」

走出艙來，便要跳下水去。張媽媽慌忙扶住道：「小娘子，這個斷然使不得的。你婆婆倘然有一日回心轉意，少不得仍舊來接你。況你爹娘只道你好好在丈夫家中，卻不道做了淹死的鬼，可不要苦壞麼。既是你死，沒面目見爹娘，我便不送你到湘潭，另尋個地方，安頓你就是了。」

順兒見他說得有理，方才縮住了腳道：「我夫家又不能容，爹娘處又不好去，卻叫我往那裡。」

張媽媽想一想道：「不如送你到上水洲去住幾時罷。」

原來李成大有個族中的孀母，住在上水洲，卻是寡居，並沒有個子女，又且做人慷慨。張媽媽因在李家久了，所以曉得。順兒也曾會過。當下便吩咐船家，投上水洲去。

那地方只離得長沙二□里，不多時就到了。張媽媽同他進門去。

那李成大的孀母是陳氏，便問姪媳，原何到此。順兒含著一包眼淚，咽住了，說不出。是張媽媽替他上面的事，敘述一番。

陳氏□分憐憫道：「我這里正苦人少，你便在我處一百年也不多你的。」順兒謝了便住下。

卻說張媽媽回去，到得門首，適值成大走出來見了，覺得有些詫異，便扯他去側著一條僻靜巷內，問道：「你可曾送他到湘潭麼？原何這等快？」

張媽媽便將順兒要投湖，因此送在上水洲的話，對成大說。

成大夫妻原是好的，只因黃氏不喜順兒，沒奈何出他。當下聽了張媽媽的話，不覺掉下淚來。便囑咐張媽媽，叫他裡面去，原說送到胡家，不要說在上水洲，防他母親要動氣。又叫他再去別處，閒走半天回來，好令母親不疑心。張媽媽一一都依了。

卻說黃氏見張媽媽回來，便問道：「你送他到湘潭，可曾見他的爹娘麼？」

張媽媽扯著慌道：「他家老相公和老奶奶，都到人家吃喜酒去了，未曾見。」

黃氏又問：「他的哥哥弟弟，可曾見來？」張媽媽道：「都走了開去，未曾見得。」黃氏又問：「他的嫂嫂和弟婦，可見麼？」張媽媽道：「聞說都是娘家去了，一個也不曾見。」

黃氏聽他說話蹊蹺，便道：「那有一家的人，都不在家的理？莫不是你來哄我麼？」

張媽媽見說著了他虛心病，不覺脹紅臉，只說句句是實。

黃氏見他這般光景，越發疑道：「你看這老賤人，不是扯慌時，原何變了面色？」便喚丫鬟，取門門來。張媽媽著了急，慌忙道：「待我說便了。」只得從頭實訴一番。

黃氏罵道：「你這老賤人，他要死時，由他死便了，誰要你開他生路。」當下立刻叫人去僱了船，率領幾個丫鬟使女，親自到上水洲去。成大不敢阻擋，只是暗暗叫苦。黃氏到得上水洲，天色已晚，便去叩門。

陳氏聞說黃氏自來，便叫丫鬟管住了順兒，不要放到外邊，卻自己走出廳去。

黃氏見了，也不敘半句寒溫，便罵道：「你這沒廉恥的，人家出了媳婦，誰要你收留在家？」

陳氏初意，原要出來勸化他一番，卻見他開口就罵，便也罵道：「虧你這老不賢，不要自己羞死了，倒來半夜三更，敲人家門尋事。你既出了他，便不是你的媳婦了。我自收留胡家女兒，與你什麼相干！你只好在自己家中門裡，大敢到我家裡來放這手段

麼？我想你這般人，原不該有那些媳婦。他百依百順了你，你卻把他千不是萬不是。我想你也是做過媳婦來的，倘然你婆婆也是這般待你，你心下何如？如今害得他要投湖殞命，我心中不忍，留在家裡，你還饒他不過麼？」

黃氏被這一場罵，頓口無言，便思量撞到裡面去尋人。

陳氏擋住道：「你有話，自對我說，到我裡頭去做什麼？你這老豬狗，一把年紀，還不省得人家各有內外？怪不得人家千難萬難，養大一個女兒來，把與你做媳婦。你便道是殺也由你，剛也由你的了？論起來你到了這裡，我原該請你吃杯茶，不怕也把茶杯來打我頭裡去。如今卻老大不情願，你快快與我走路罷。」

黃氏見他說話，不讓分毫，幾個底下人，都伸拳勒臂，看著自己，倒有些害怕。又受他那頓搶白，氣不過，不覺大哭起來。那跟來的使女，也都勸他回家，只得做個下場勢道：「你們這般欺負人，我少不得不肯干休。」便哭了出門去。

順兒在裡頭，聽見外面喧嚷，幾次要走出來，都被丫鬟們拖住。少停，陳氏進來把方才的話，說與他知。

順兒口裡不響，心中好生不安，思量要另投別處。想起他婆婆有個姐姐，夫家姓莊，住在□家村地方，年有六□多歲。丈夫、兒子都已亡過，只和寡媳、幼孫過活。前年曾來我家，幾番勸婆婆不要難為找，有些憐憫惜我意思。不如那裡住幾時罷。

便別了陳氏要行。陳氏料留他不住，就遣人送往那邊。

莊媪見了，問他何來，順兒不好說得，只含著眼淚，盈盈的要滴下來。再三問他，方才一一訴說，卻都說做自己的罪，莊媽道：「你做媳婦的，自然這般說，我卻曉得都是你婆婆不是。我明日親自送你回去，勸婆婆一番便了。」

順兒連忙告稱使不得。又求叮囑眾人，不要傳揚開去，使他婆婆曉得了動氣。

莊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但是你爺娘那裡，卻該通個信去才好。」

順兒原是通些文墨的，莊媪叫他寫了封書，便差人到湘潭去。

他父親胡玉如是個極和善的人，見了那信，不好到李家去淘氣，又不捨得女兒，便親自到□家村來看女兒，要領他回去，與他改嫁。順兒卻不肯從，胡玉如只得自回湘潭。

不表順兒在莊家。卻說黃氏那夜上水洲回去，氣了幾日，方平下來，便央媒人，另與成大求親。誰知那些人家，都聞了黃氏的凶名，再不肯把女兒與他家。

就有幾家不曉得，出了貼兒，聽見外邊三三兩兩講動，便趕到媒人家中吵鬧，道他欺騙，仍舊逼來討了貼兒去。連那做媒人的，說了李家，也都搖得頭落，不敢請教。

看看過了三四個年頭，李成大還只是個鰥夫。他素性孝順，再不怨母親害他沒老婆。那黃氏也再不想因自己太凶，耽誤兒子，倒怨人家不肯把女兒嫁來。後來見沒人肯作伐，便差不多個個是冤家。

那時成二也已長大，卻是從小聘定了的汪勃然女兒，小名叫做戾姑，沒得說話，便先與成二畢姻。

成親了三日，夫妻兩個在房中講話，成二見戾姑口氣剛硬，便像要挾制丈夫，含著笑和他耍道：「你在我這裡，卻不比得在你自己家中，由著那女兒家驕癡心性。你不曉得我家胡氏嫂嫂，比你正還和順些，也被我母親出了麼？」

戾姑見說，大怒道：「胡家女兒，有得你們出，我也有得你們出麼？」便擰開五個指頭，照成二臉上一掌打來，把成二跌了桌子下去。

成二是個懦弱的人，見他凶勢，聲也不敢出，從桌腳邊扒了起來。戾姑又受記他道：「今日是你初犯，我只將就發落了，後次再敢放肆時，不是這般歇了的。」

成二那裡敢回言，走到外面，也不好自說被老婆打了。卻是黃氏身邊的丫頭，在他房門口聽見，去報與老主母。

黃氏心中大惱，欲待發作，卻因他還是個新人，又且想了要討媳婦那般煩難，不好便去尋他的短。

等到明日飯後，戾姑來房裡問安，黃氏放板了面孔，含糊應一聲，卻似先送個信與他。

戾姑倒就嚷起來道：「我好好的來問你信，你卻這般待我，好不受人抬舉。」掇轉身就走，竟回自己房中去了。

黃氏倒覺一場沒趣，心中想道：「他還來得未久，我原不該就放出婆婆勢去。等他明日來時，我只做沒有這事便了。」

到得次日，從早至晚，戾姑的腳影也不見窺來。再到明日，已是中午時候，並不見來。連成二這兒子，也不敢到母親面前。

黃氏氣悶不過，倒自己走去戾姑房中，問道：「媳婦你身子可有什麼不自在？原何兩日不見？」

戾姑也學他前日變轉了那臉，喉嚨頭轉氣應道：「好的。」防黃氏看這光景要惱，倒先把贈嫁來的丫頭，亂嚷道：「你這討打的骨頭，見有人來房裡，也不先通報一聲？我是上得天，入得地一個女人，原不消得你做護從，你這沒用的貨兒，卻怎麼便一些事也不曉，敢是你日上該死，魂都不在身上了麼？」

黃氏見他脫盡媳婦腔拍，□動氣；又看了他睜圓怪眼，煞神般跳的猛惡勢子，倒把那怒火捺了下去，反勸道：「他見我是一屋裡人，因此不先稟白，卻不要怪他。後次我來時，我自先叫他說一聲便了。」

戾姑方才息了些怒，還幾個白眼瞧那丫頭，來與做婆婆的看。

從此黃氏心裡，倒有些怕著戾姑。戾姑一年裡頭，沒有三四回到婆婆房裡，偶然到了，黃氏連忙叫丫鬟掇凳措台，亂個不住。黃氏卻三日兩遭到戾姑那裡去，看了戾姑面孔和顏悅色的媳婦長，媳婦短，叫上去。

戾姑卻一些笑容也沒有，偶然含笑，說了一句，黃氏便快活個不住。戾姑心下，卻還不來爽快。

先前只在自己房內清坐，外面事情，還是黃氏主持。以後漸漸出房來，百凡事體，盡是他出主意，眾人都都怕著他。黃氏的說話，算不得數了。

戾姑又指使黃氏，清早起來掃地、抹桌，像丫頭般操作。

成大看了，心中憤恨，見兄弟已被他管得鼠子見了貓一樣，發不出夫剛來。要想自己和他爭執，怕他越發把老母來氣，倒是日常細久的大害；欲待同了母親去告忤逆，卻又礙著他父親汪勃然是個慣管官司，官府也怕他兩分的惡棍，事體不成，倒要遭他荼毒，只得自己來代母親做那些生活。

戾姑卻又不喜成大管，白著眼去瞧那婆婆。黃氏見了害怕，便推開兒子，仍舊自己來執役，戾姑又換下那襯裡衣服，來叫黃氏與他漿洗。

成大見了，越不能平，發句話道：「這些生活，自該叫丫頭們做，怎麼也要勞起老人家來。」

戾姑聽說，便走去把洗衣服的桶來一推，潑了黃氏半身漿水，口內罵道：「這生活你都不情願，裝出許多辛苦來，叫兒子把我受麼？」

當下成大怒髮衝冠，那裡還顧得自己是大伯，他是個弟婦，亂趕過來，要動手打。卻倒被戾姑一拳把他打去，跌在階下一個併攏泥水來的潭裡，滿頭滿面都是齷齪。扒起來，不敢再上前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走了出去。

一日成大有事，清晨出了門。黃氏因隔日辛苦了，起不來早，戾姑便叫眾人自吃早飯，不要去喚他，看他睡到什麼時候。

那合門的人，只有成大為了母親，便不□分怕這潑婦；眾人卻都是被他制伏了的，還有何人來顧黃氏。便大家去盛飯吃。

適值這天料得米少，戾姑又故意吃得撐腸拄肚，竟吃完了。

比及黃氏起來要飯時，一口也沒有。黃氏便叫丫頭再拿把米去煮。戾姑道：「你要吃自己去弄，他們那有工夫，再服侍你一個人。」

黃氏只得自己去淘了米，著起個火來。成大歸家看見，問知原故，連忙替母親燒火，煮熟來與老人家吃了。

到明日，戾姑又吩咐眾人不必到廚下，把這燒火煮飯的事，竟就派黃氏去做。黃氏那敢不依，成大便又來相幫。時值久兩回

潮，那柴濕了，燒不著，煙得黃氏兩眼淚流。成大見了，傷心哭起來，黃氏也哭個不住。過了兒時，黃氏因身子積勞，更兼心頭鬱結，不覺生起病來。起先成大攙了，還勉強下得牀。

在後病勢日增，身子如泰山一般的重，成大一個那裡扶得住。去叫那丫鬟們相幫伏侍，才走得到，戾姑便來喚了去。

黃氏只得尿屙都撒在牀上，成大自替母親把衲來抽墊。

黃氏病得久了，成大連日連夜，只是一個伏侍，瞌睡也不敢打一個。辛苦得兩隻眼睛紅腫起來，就如胡桃一般。看見兄弟在房門前走過，叫住了對他哭道：「你看母親病得這般光景，我一人已弄得□分狼狽，虧你竟看得過，不走來幫我一幫。」

成大正要跨入房去，聽見戾姑在那裡叫他一聲，好像聖旨下來，回身就走。

成大見他怕了老婆，母親也都不顧，好生納悶。又想到：我一個人那有許多心力。若是也病倒了，還有誰來伏侍母親。怎生發個幫手出來才好。

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著了那莊家母姨，雖然年老，精神還健，何不去接來相伴。倘帶得有個把女使，也好略替我力。客客氣氣的人，不怕這潑婦又來歪纏。

便走到牀前去，與母親商量。黃氏道：「這個甚好，我兒去見見你母姨，你可即今就去。」

成大便走出門來，如飛地往□家村去。原來□家村，只離得他家三里路。成大到了那裡，他是至親，不消通報，竟自走入裡面去。

正值莊媪獨坐在中堂內，見成大來，便問道：「外甥原何許久不來？你母親在家可安好麼？」

成大見說，淚如雨下，便把弟婦怎樣不賢，他母親怎樣受苦，如今病在牀上，怎樣危急，哭訴一番。並述要母姨來家相敘的意思。

莊媪還未及回言，只見順兒從屏風背後走將出來。成大一見，羞漸滿面，也不及辭別母姨，起身望外就走。

順兒趕上前，虔開雙手攔住，要想和他說話。成大情急，從順兒肋下鑽，衝了出去。回到家中，也還不敢把順兒在莊家的話，對母親說。只說母姨少停就來，這是揣度之詞，無過要母親聽了快活。

不想沒多一會，莊媪果然坐著乘轎子到門。出轎來，一徑向黃氏房中問病。

黃氏見了他姐姐，心叫快活。莊媪與他敘了些離別的話，又講些閒談消遣。黃氏頓覺心頭鬆動了些，便留莊媪在家多住幾時。

莊媪道：「我正放心你不下，那裡肯就回去，這是不消你慮得的。」

便打發了轎子回去，自己同著個丫頭住下。見成大與母親抽墊衲子，莊媪忙叫丫頭替了，成大心中□分喜悅。

戾姑見是他婆婆親屬，雖不好衝撞，卻也全沒有一毫敬客意思，只是粗茶淡飯拿來與他吃。黃氏道：「姐姐你見麼，你是客人，他也這般怠慢，合家的人，越發不在他心上了。」

莊媪道：「妹子，你不必說了。做姐姐的都曉得，只要你病好起來，我還你一個快活就是了。」

正在那裡講，只見莊媪家中打發人，拿一盒子吃食東西來，說是與莊媪吃的，打開看時，是一尾煮熟大鯽魚，卻與病人相宜的。

莊媪不肯自吃，拿過去請妹子，黃氏覺道□分可口。從此莊媪家裡，日常遣人來，來時就有佳餚美饌。莊媪絕不到口，只把來勸黃氏。

過了幾時，黃氏的病漸漸向愈。只見莊媪的孫子到來，還只□一二歲，說是母親叫他來的，又拿了些適口美味來問病。

黃氏歎道：「姐姐，你掙得好媳婦，妹子和你是同胞姐妹，不知姐姐卻是怎樣修來的。」

莊媪道：「妹子你前番出的胡氏甥婦，究竟何如？」黃氏道：「雖不到得像現在的這般不好，卻那裡及得姐姐家甥婦半分毫來。」莊媪聽了不平道：「妹子，你這人忒沒分曉，怪道要受那般氣，天下人也不憐你的。我前年在這裡，見胡氏甥婦，諸凡替你的力，你是從早至暮，不費一毫心的。你還橫不是，豎不是，不曾把好面孔好說話來對他，他卻又並沒一些怨你，這是極賢的了。我原曾勸你好好看顧他，也是憐他的肯孝順你。你自沒事尋煩惱，把他出了，如今卻受那忤逆的氣，怎麼倒連他都道不如起我家媳婦來？」

黃氏見說，方才有些省悟道：「我前番不聽得姊姊說話，悔之已晚。前番出他，他不回湘潭，躲在上水洲族裡人家，我又去鬧了一場。過來已有多時，不知道他改嫁了未曾。」

莊媪見他有些回心轉意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容我替妹子托人去打聽看。」當下打發他孫兒回去了。又過兩日，黃氏的病竟全愈了，莊媪便欲別他回家。黃氏涕泣道：「姊姊一去，恐怕我仍舊要死了。」莊媪便勸他與兩個兒子分家，叫成大去尋成二來商量。

成二先告知戾姑，戾姑心慳不喜歡，就在隔壁發話，道是莊媪多管別人家閒事。

成大聽得，便叫成二去對老婆說，願將好田產都歸與他們。成大自己只到手些花息少的，母親也是他獨一個養贍。

戾姑聽了，方才快活。便請那些親族到來，立了析產文契。分撥已定，莊媪辭別妹子回家。到明日打發轎子，來接黃氏去。

黃氏欣然上轎，來到□家村，進門見過莊媪，便說請甥婦出來會。會了面，不住口的贊他許多好處。

莊媪倒好笑起來道：「我媳婦一百樣好了，也那裡就沒有了一樣的不好，我只是能容他罷了。妹子你的媳婦就像我媳婦一般，你也總道不好的。卻何必這般樣贊他。」

黃氏聽了，叫起屈來道：「冤哉枉也。姊姊道妹子竟是根木頭麼？生了嘴，生了鼻子，難道酸的鹹的，香的臭的，都沒一些分別？卻這般說起來。」

莊媪又道：「想你出的那胡氏甥婦，此刻想起了你，不知他心下怎樣的。」

黃氏道：「不過罵我就是了，有甚別的。」莊媪道：「你自己沒有什麼差處，難道他也罵了？」黃氏道：「過失是諸人免不來的，我那裡一些也沒有。只因他不能像甥婦這般賢惠，就料得他在那裡罵了。」

莊媪歎口氣道：「這個才要屈哩。那『冤哉枉也』四個字須不是你說的。你道前日我到妹子你家裡，那日日送來吃食東西，是誰叫人拿來的？那裡是我媳婦，卻倒就是你家胡氏甥婦的孝心。」

黃氏吃了一驚道：「姊姊你怎麼說？」莊媪方才原原本本敘述出來道：「你家胡氏甥婦，先前原在上水洲，因你去淘了一番氣，他心中抱著不安，那邊難住，轉到我這裡，已有多時。只因怕你曉得，未曾通知。前日拿來的吃食物事，可憐都是他□個手指頭日夜不停做出來，供奉你病人的。卻還怕你知道，只說是我家媳婦拿與我吃。就是前日我到妹子那裡來，也是他鼻涕眼淚的催促，我因此越發來得快。你卻還疑心他要罵你，可不是場天字第一號的屈官司麼？」

黃氏當下方才自知不是，淚流滿面道：「妹子一向有眼無珠，如今還有何面目見我媳婦。」

莊媪便去喚順兒出來。順兒一包眼淚，拜伏在地。黃氏見了，去捧住順兒的頭大哭。順兒也哭，一家合宅的人見了，都哭起來。

黃氏又握著拳頭，自己亂打道：「我這樣人，倒不如早些死了，也省他吃那多少的苦。」順兒和莊媪力勸，方才住了。

立刻叫人回家喚成大來。黃氏叫他代自己拜謝媳婦。夫妻兩個又是一番痛哭。從此婆媳之間，□分相安。在莊家住了□多日，一同歸家。

家中幾畝荒田，那裡用度得來，靠成大訓兩個蒙童，順兒針指上再覓些少錢來，將就過活。

那成二家中頗算富足，卻被戾姑管住了，不來顧他母親和兄嫂。戾姑笑順兒是出過的，看他不上眼；順兒也怪戾姑不孝，不去

理他。弟兄妯娌，一宅分兩院，各做人家。

戾姑沒用處他的毒手，便日日把丈夫和那丫頭們來打罵。一日，那丫頭怨命吊死了，丫頭的父親卻報了官，官府便來拿人。成二代老婆去聽審，官府打得他皮開肉破，卻仍舊要拘戾姑這潑婦。

順兒勸丈夫去替他挽回，成大恨他忤逆母親，不肯去。順兒道：「天下的人，都是把好處感化得來的。你卻不要和他一般見識才是。」

成大便央人到那官府處去求，又自己去勸原告的。原告的倒肯歇了，官府卻不肯依，仍舊拘捉戾姑到衙門，拶得他□指只剩骨頭，不留一些兒肉。

官府風聞得成二家大富，勒索二千兩銀子，少一釐也不能。成二沒奈何，把田產盡數抵與一個富戶叫曾於田，恰恰抵銀二千兩，如數送官，方得戾姑歸家。

過了幾時，曾家火一般來索債。成二急切沒有銀子，商量找幾兩銀子，把田歸與姓曾的，曾於田只肯再找一百兩。成二因一時沒處打算，也便肯了。當下把抵契改換兌契。

曾於田打聽這產業，一半是李成大讓兄弟的，恐防後來有口舌，要他一到。

成大便同兄弟去畫了居間的押，把應找銀兩也都交割過。

正要出門，只見曾於田忽然豎起兩隻眼睛嚷道：「我乃李右文，曾於田是什麼人，敢買我的產業！」回頭對成大道：「陰司感你夫妻孝順，因此令我回來看你。你回去紫薇樹根下，自有銀子，可快取來，贖我血產。那忤逆胚不必顧他。」

成大見是父親現靈，正要開言動問，只見曾於田跌倒在地，好像睡著了。少停一回醒來，問他時，全然不曉。眾人都道稀奇。卻因已經成交，且自由他。

成大回家，那紫薇花樹正在他的院子裡。只見戾姑早率領了眾婦女，來樹根頭掘。掘下四五尺，止有許多磚頭石塊，並沒銀子，掃興而去。

成大見他們來掘藏，勸母親和妻子不要走過去。等到他們掘不見銀子，嘴裡一路罵曾於田搗鬼去了。

黃氏便趕去看，果然只是些磚頭石塊，一堆兒在泥裡，便走了轉來。順兒正在那裡縫婆婆的衣服。直等縫畢了，方才慢慢地也走去，打一看，卻見都是五兩來一錠的白物，便喚一聲「丈夫」，成大走過去，也見是銀子。便夫妻兩個搬運到了屋裡。

成大小不忍一個到手，去喚兄弟來，和他均分。

恰好二千一百兩一個。這個贖了田，便沒得再多；那個去贖田，也剛剛不少。成二隔著壁，叫家裡人帶兩條袱來。包了那分與他的銀子回去。

戾姑打開看時，卻見都是些磚瓦。夫妻兩個大驚，戾姑道是丈夫被哥哥作弄了，打發他到成大處去探聽。

只見成大的那一半銀子，還放在桌上。成二把變磚瓦的話，敘與哥哥聽，成大□分憐他，指著桌上道：「你都拿了去罷。難道再變了磚瓦。」

成二謝了哥哥，又著人搬回家去。見這番果是銀子，便拿到曾家要贖田。

曾於田才買得他的，那裡肯便放贖。卻因有李右文現靈一節奇事，不論成大與成二，只要有銀子，就聽他贖了去。成二心中也知感激哥哥，戾姑卻仍疑心成大用詐。成二便也有些半信半疑。

到了明日，曾家遣人來說，贖田的是假銀子，要到官出首。

成二夫妻大驚，戾姑道：「我原想天下那有這般好人，把一半分了你，又連自己一半也都與你，卻是設這計來殺你。」

成二見說，也覺害怕，忙到曾家去哀求，情願仍把田歸曾家。曾於田本不肯干休，因他求得苦切，方收了文契，仍將銀子發還。

成二拿回，與戾姑打開來看，見裡頭有一錠，被曾家剪斷，四圍薄薄一張銀皮，中間卻是鉛的。

戾姑便只拾出被剪斷的那錠，都叫成二拿去送還哥哥，教導成二：「你去說：兄弟沒福，承哥哥分一半藏銀，都變了磚瓦。仔細想來，怎好再要那一半，因此奉還。倘要贖田，可自去贖。」

成二依言，來見哥哥。成大不曉是什麼意思，不肯接受。成二推讓再三，成大只得收了。拿去稱一稱，卻少五兩光景。生發湊足了，也到曾家贖田。

曾於田怕又是假的，連剪幾錠來看，都是足色銀子。便收過了，把田契交還成大。

戾姑先前叫成二還銀子，只道都是假的，看成大怎樣用得去。如今見田也贖了，又疑心是自家去掘時，先吃他們把真銀子藏過，不知那裡弄這假的來哄兄弟。氣忿不過，隔著壁指東話西罵。

成大夫妻倒還不知就裡，去問成二家一個底下人，方曉得還銀子的原故。成大便去喚成二來，取田契付與他道：「這些產業，原是分與你的，你仍去收些花息過活罷。」

成二原不好意思來接，卻怕老婆埋怨，就便收了。戾姑還不感激成大夫夫妻，只道虧他罵出來的。

當夜成二睡去，只見他父親來罵道：「你夫妻獨佔美產，又把來輕易棄於他人。如今是天賜你哥哥銀子贖回來。你們又去弄他的出來與你，你們這般沒天理，不想陰損子孫麼？」

成二夢中驚醒，即便說與戾姑聽。戾姑不信。那時他們有三個兒子，大的八歲，中的六歲，小的四歲。過不多日，大兒子忽地生起病來，去占一卦，說是祖先不喜歡。連忙到家廟裡去求，卻不中用，看他死了。

戾姑心中才有些著急，便叫丈夫把田契送還成大，成大必不肯收，成二夫妻道是成大情願與他們，也便歇了。

不上三日，二兒子好端端的，忽然也病起來，只半日就死了。戾姑和成二越發心慌，夫妻兩個同拿了田契去還成大。

成大堅決不受，戾姑情急，只得把丈夫做的夢，說與成大聽道：「只算保全了我四歲的那小兒子罷。」成大方才收了田契。

戾姑從此省得自家一向的不是，心中悔恨，到他婆婆那裡去叩頭賠罪。每日清晨，與順兒不先不後，在黃氏房內問安。又□分敬重大和順兒。

成大夫妻見他改過自新，也快活不過。可憐黃氏福薄，才得戾姑改變，不上半個月，生起場病來死了。

後來成大見兄弟沒了田產，不住資助他。成二夫妻也感激到老。成大三個兒子，都成進士，仕為顯官，榮封父母，那成二的小兒子，雖沒有什麼好處，也便傳了種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